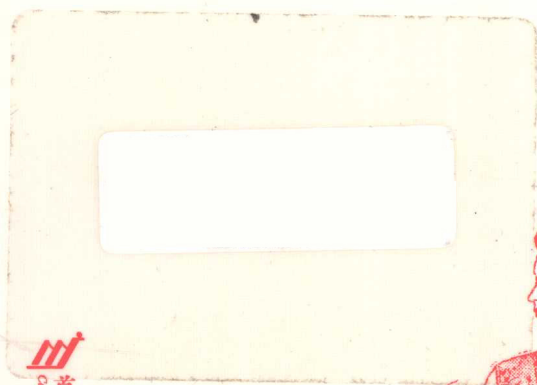


清馨民国风

新女性

梁启超 胡适等著 朱丹编

超 适 摩 堂 兰 发 恺 人 芳 兰 潜 庵 如 澄 琇 韩 见 逸 泰 君 英 熙 清 秋 青 玲 文
梁 胡 志 语 碧 金 子 作 雪 芗 光 果 静 西 毓 伯 独 六 毓 楚 孚 福 自 实 爱 玉
启 胡 林 陈 李 丰 周 赵 张 朱 纪 柏 陈 顾 曹 凌 谢 鲁 林 葛 孙 朱 梁 苏 张 徐

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

清
馨
民
国
风

新女性

梁启超
胡适等著
朱丹编

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女性/梁启超,胡适等著;朱丹编. —北京: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, 2015.4

(清馨民国风)

ISBN 978 - 7 - 5638 - 2307 - 9

I. ①河… II. ①梁… ②胡… ③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96724 号

新女性

梁启超 胡适 等著 朱丹 编

Xin Nüxing

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(邮编 100026)

电 话 (010)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sjmcb.com>

E-mail publish@cueb.edu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

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243 千字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38 - 2307 - 9/I · 31

定 价 28.00 元

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前言

这本书中的几十篇文字，都曾刊载于民国时期的出版物。其中一些篇目，近二三十年中曾经从繁体字变为简体字，或多或少为今人所知；但更多的篇目，似乎一直以繁体字竖排的形式，掩隐在岁月的尘埃中，直到我们发现或找到它们，再把它们转换为简体字，以现在这套“清馨民国风”丛书为载体，呈献给当今的读者。

收入这套“清馨民国风”丛书的数百篇民国时期的文字，堪称历史影像，也可以说是情景回放。它们栩栩如生、有血有肉，是近 200 位民国学人的集中亮相，也是他们经历、思考与感悟的原味展示——围绕读书与修养、成长与见闻、做人与做事、生活与情趣，娓娓道来。透过这些文字，我们既可以领略众多民国学人迥然不同的个性风采，更可以感知那个时代教育、思想与文化生态的原貌。

策划、编选这样一套以民国原始素材为主体内容的丛书，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、精力和心血。而今本套丛书即将分批陆续付梓，我们欣喜地发现，她已经有型、有范儿、有味道了。
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,本书收选的作品,有一部分仍处于版权保护期。由于原作品出版年代久远,且难以查找作者及其亲属的相关信息和联系方式,我们未能事先一一征得权利人同意。敬请这些作者亲属见书后及时与我社联系,以便我社寄奉稿酬、寄赠样书。

目 录

1	人权与女权/ 梁启超
9	关于女子/ 徐志摩
30	妇女生活/ 林语堂
52	女子的理智与感情/ 陈碧兰
62	女子的心理/ 李金发
64	女性与音乐/ 丰子恺
74	女子与文学/ 周作人
80	女子与生物学/ 赵雪芳
85	青春的少女/ 张芴兰
91	怎样充实少女的生活/ 张芴兰
99	谈青年与恋爱结婚/ 朱光潜
106	夫妇之道/ 纪果庵
116	我的婚后生活/ 柏静如
119	性爱与优生/ 陈碧兰
125	节育问题/ 陈西滢
130	三老太的一生/ 顾毓琇
137	李超传/ 胡适

- 151 嫁给小提琴的少女/ 丰子恺
- 156 漫谈妇女问题/ 李金发
- 161 知识妇女的责任/ 曹伯韩
- 167 让娘儿们干一下吧/ 林语堂
- 171 论性的吸引力/ 林语堂
- 179 谈性爱问题/ 朱光潜
- 188 性的诱惑/ 凌独见
- 193 性爱与痛苦/ 谢六逸
- 216 唯性史观与大学生/ 谢六逸
- 219 性爱生活之过去与将来/ 陈碧兰
- 232 性道德的研究/ 鲁毓泰
- 237 论女性美/ 林楚君
- 250 美的心情/ 葛孚英
- 256 什么是女性美/ 孙福熙
- 261 女人/ 朱自清
- 268 女人/ 梁实秋
- 273 谈女人/ 苏青
- 279 谈女人/ 张爱玲
- 292 妇女的涩浴/ 徐玉文

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，字卓如，号任公、饮冰室主人。广东新会人。20世纪初中国新旧交替时代著名政治活动家、启蒙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和文学家，戊戌变法领袖之一，民国初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。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，在哲学、文学、史学、经学、法学、伦理学、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，以史学研究成就最大，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；其著作后被合编为《饮冰室合集》。

人权与女权

梁启超

诸君看见我这题目，一定说梁某不通：女也是人，说人权自然连女权包括在里头，为什么把人权和女权对举呢？哈哈！不通诚然是不通，但这不通题目，并非我梁某人杜撰出来；社会现状本来就是这样的不通，我不过照实说，而且想把不通的弄通罢了。

我要出一个问题考诸君一考：“什么叫作人？”诸君听见我这话，一定又要说：“梁某只怕疯了！这问题有什么难解？凡天地间‘圆颅方趾横目睿心’的动物自然都是人。”哈哈！你这个答案错了！这个答案只能解释自然界“人”字的意义，并不能解释历史上“人”字的意义。历史上的“人”，其初范围是很窄的，一百个“圆颅方趾横目睿心”的动物之中，顶多有三几个够得上作“人”，其余都够不上！换一句话说：从前能够享有

人格的人是很少的，历史慢慢开展，“人格人”才渐渐多起来。

诸君听这番话，只怕越听越糊涂了。别要着急，等我逐层解剖出来：同是“圆颅方趾横目睿心”的动物，自然我做得到的事，你也做得到；你享有的权，我也该享有。是不是呢？着啊，果然应该如此。但是从历史上看来，却大大不然。无论何国历史，最初总有一部分人叫作“奴隶”。奴隶岂不也是“圆颅方趾横目睿心”吗？然而那些非奴隶的人只认他们是货物，不认他们是人。诸君读过西洋历史，谅来都知道古代希腊的雅典，号称“全民政治”，就是个个人都平等都自由。又应该知道有位大哲学家柏拉图，是主张共和政体的老祖宗。不错，柏拉图说凡人都应该参与政治，但奴隶却不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奴隶并不是人！雅典城里几万人，实际上不过几千人参与政治，为什么说是全民政治呢？因为他们公认是“人”的都已参与了，剩下那一大部分，便是奴隶，本来认作货物不认作人。

不但奴隶如此，就是贵族和平民比较，只有贵族算是完完全全一个人，平民顶多不过够得上做半个人。许多教育，只准贵族受，不准平民受；许多职业，只准贵族当，不准平民当；许多财产，只准贵族有，不准平民有。这种现象，我们中国自唐虞三代到孔子的时候便是如此，欧洲自罗马帝国以来一直到十八世纪都是如此。

在奴隶制度底下，不但非奴隶的人把奴隶不当人看，连那些奴隶也不知道自己是个“人”。在贵族制度底下，不但贵族把平民当半个人看，连那些平民也自己觉得我这个人和他那个人

不同。如是者混混沌沌过了几千年。

人是有聪明的，有志气的，他们慢慢地从梦中觉醒起来了！你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，我也有一个鼻子两只眼睛，为什么你便该如彼，我便该如此？他们心问口，口问心，经过多少年烦闷悲哀，忽然石破天惊，发明一件怪事：“啊，啊！原来我是一个人！”这件怪事，中国人发明到什么程度我且不说，欧洲人什么时候发明呢？大约在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。他们一旦发明了自己是个人，不知不觉地便齐心合力下一个决心，一面要把做人的条件预备充实，一面要把做人的权利扩张圆满。第一步，凡是人都要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，不能让贵族和教会把学问垄断。第二步，凡是人都要各因他的才能就相当的职业，不许说某项职业该被某种阶级的人把持到底。第三步，为保障前两事起见，一国政治，凡属人都要有权过问。总说一句：他们有了“人的自觉”，便发生出人权运动。教育上平等权，职业上平等权，政治上平等权，便是人权运动的三大阶段。

啊，啊！了不得，了不得！人类心力发动起来，什么东西也挡他不住。“一！二！三！开步走！”“走！走！走！”走到十八世纪末年，在法国巴黎城轰的放出一声大炮来：《人权宣言》！好呀，好呀！我们一齐来！属地吗，要自治。阶级吗，要废除。选举吗，要普遍。黑奴农奴吗，要解放。十九世纪全个欧洲、全个美洲热烘烘闹了一百年，闹的就是这一件事。吹喇叭！放爆竹！吃干杯！成功！凯旋！人权万岁！从前只有皇帝是人，贵族是人，僧侣是人，如今我们也和他们一样，不算人的都算

人了，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凡叫作人的，都恢复他们资格了。人权万岁！万万岁！

万岁声中，还有一大部分“圆颅方趾横目睿心”的动物，在那边悄悄地滴眼泪。这一部分动物，虽然在他们同类中占一半的数量，但向来没有把他们编在人类里头。这一部分是谁？就是女子！人权运动，运动的是人权，她们是 Women，不是 Men，说得天花乱坠的人权，却不关她们的事！

眼泪是最神圣不过的东西。眼泪是从自觉的心苗中才滴得出来。男子固然一样的两只眼睛一个鼻子，没有什么贵族、平民、奴隶的分别，难道女子又只有一只眼睛半个鼻子吗？当人权运动高唱入云的时候，又发明一件更怪的事：“啊，啊！原来世界上还有许多人！”有了这种发明，于是女权运动开始起来。女权运动，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名词，叫作广义的人权运动。

广义的人权运动——女权运动，和那狭义的人权运动——平民运动正是一样，要有两种主要条件：第一要自动，第二要有阶段。

什么叫自动呢？例如美国放奴运动，不是黑奴自己要解放自己，乃是一部分有博爱心的白人要解放他们。这便是他动不是自动。不由自动得来的解放，虽解放了也没有什么价值。不唯如此，凡运动是多数人协作的事，不是少数人包办的事，所以要多数共同自动。例如中国建设共和政体，仅有极少数人在那里动，其余大多数不管事。这仍算是他动不是自动。像欧洲十九世纪的平民运动，的确是出于全部或大多数的平民自觉自

动，其所以能成功而且彻底，理由全在乎此。女权运动能否有意义有价值，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实自觉自动的程度如何。

什么叫阶段呢？前头说过，人权运动含有三种意味：一是教育上平等权，二是职业上平等权，三是政治上平等权。这三件事虽然一贯，但里头自然分出个步骤来。在贵族垄断权利的时代，他们辩护自己唯一的武器，就是说：我们贵族所有学问智识，你们平民没有；我们贵族办得下来的事，你们平民办不下来。这话对不对呢？对呀。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情状，的确是如此。倘若十八九世纪依然是这种情状，我敢保《人权宣言》一定发不出来，即发出来也是空话。所以自文艺复兴以来，他们平民第一件最急切的要求，是要和贵族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。这种机会陆续到手，他们便十二分努力去增进自己的智识和能力。到十八九世纪时，平民的智识能力，比贵族只有加高，绝无低下，于是乎一鼓作气，把平民运动成功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是先把做人条件预备充实，才能把做人的权利扩张圆满。

他们的女权运动，现在也正往这条路上走。女权运动，也是好几十年前已经开始了，但势力很是微微不振。为什么不振呢？因为女子智识能力的确赶不上男子。为什么赶不上呢？因为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。他们用全力打破这一关，打破之后，再一步一步地肉搏前去，以次到职业问题，以次到参政权问题。现在欧美这种运动，渐渐地已有一部分成功了。

我们怎么样呢？哎！说起来又惭愧又可怜！连大部分男子

也没有发明自己是个人，何论女子！狭义的人权运动还没有做过，说什么广义的人权运动？所以有些人主张“女权尚早论”，说等到平民运动完功之后再做女权运动不迟。这种话对吗？不对。欧洲造铁路，先有了狭轨，渐渐才改成广轨；我们造铁路，自然一动手就用广轨，有什么客气？欧洲人把狭义广义的人权运动分作两回做，我们并作一回，并非不可能的事。但有一件万不可以忘记：狭轨广轨固然不成问题，然而没有筑路便想开车，却是断断乎不行的。我说一句不怕诸君恼气的话：中国现在男子的智力能力固然也是很幼稚薄弱，但女子又比男子幼稚薄弱好几倍！讲女权吗？头一个条件，要不依赖男子而能独立。换一句话说，是要有职业。譬如某学校出了一个教授的缺，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竞争，又谁争赢谁？譬如某公司或某私人要用一位秘书，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竞争，又谁争赢谁？再进一步，假如女子参政权实行规定在宪法，到选举场中公开讲演自由竞争，又谁争赢谁？以现在情形论，我斗胆敢说：女子十回一定有九回失败！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女子的智力能力实实在在不如男子。天生成不如吗？不然不然，不过因为学力不够。为什么学力不够？为的是从前女子求学不能和男子有均等机会。没有均等机会，固然不是现在女子之过；然而学力不够，却是不能讳言的事实。诸君在英文读本里头谅来都读过一句格言：Knowledge is Power——智识即权力。不从智识基础上求权力，权力断断乎得不到；侥幸得到，断断乎保持不住。一个人如此，阶级相互间也是如此，两性相互间也是如此。

讲到这里，我们大概可以得一个结论了。女权运动，无论为求学运动，为竞业运动，为参政运动，我在原则上都赞成；不唯赞成，而且十分认为必要。若以程序论，我说学第一，业第二，政第三。近来讲女权的人，集中于参政问题，我说是急其所缓，缓其所急。老实说一句：现在男子算有参政权没有？说没有吗？《约法》上明明规定。说有吗？民国成立十一个年头，看见哪一位男子曾参过政来？还不是在选举人名册上凑些假名，供那班“政棍”做买票卖票的工具？人民在这种政治意识之下，就让你争得女参政权，也不过每县添出千把几百个“赵兰、钱蕙、孙淑、李娟……”等等人名，替“政棍”多弄几票生意！我真不愿志洁行芳的姊妹们无端受这种污辱。平心而论，政治上的事情，原不能因噎废食，这种愤激之谈，我也不愿多说了。归根结底一句：无论何种运动，都要多培实力，少做空谈。女权运动的真意义，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觉，从智识能力上力争上游，务求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。这一着办得到，那么，竞业参政都不成问题；办不到，任你搅得海沸尘飞，都是废话。

诸君啊！现在全国中女子智识的制造场，就靠这十几个女子师范学校，诸君就是女权运动的基本军队。庄子说得好：“水之积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”诸君要知道自己责任大，又要知道想尽此责任，除却把学问做好、智识能力提高外，别无捷径。我盼望诸君和全国诸姊妹们，都彻底觉悟自己是一个人，都加倍努力完成一个人的资格，将来和全世界女子共同协力做

应义的人权运动。这回运动成功的时候，真可以欢呼“人权万岁”了！

(十一年十一月六日^①在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)

① 本书所选文章，篇末如有中文数字（均为民国原书所载），系指中国历法年月日，如此处即指民国十一年（公历1922年）十一月六日；如为阿拉伯数字，则指西历年月日。特此说明，以后不再为此加注。——编者注。

徐志摩 (1897—1931), 现代诗人、散文家, 新月派代表诗人。早年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、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。1918 年和 1921 年先后赴美国、英国留学。1922 年回国。1923 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, 加入文学研究会。1924 年与胡适、陈西滢等创办《现代诗评》周刊。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。1926 年与闻一多、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。1931 年因飞机失事遇难。其代表作品为《再别康桥》《翡冷翠的一夜》。

关于女子

徐志摩

苏州! 谁能想象第二个地名有同样清脆的声音, 能唤起同样美丽的联想, 除是南欧的威尼市或翡冷翠^①, 那是远在异邦, 要不然我们就得追想到六朝时代的金陵广陵或许可以仿佛? 当然不是杭州, 虽则苏杭是常常连着说到的; 杭州即使有几分秀美, 不幸都教山水给占了去, 更不幸就那一点儿也成了问题: 你们不听说雷峰塔已经教什么国术大力士给打个粉碎, 西湖的一汪水也教大什么会的电灯给照干了吗? 不, 不是杭州; 说到杭州, 我们不由得觉得舌尖上有些儿发锈。所以只剩了一个苏州准许我们放胆地说出口, 放心地拿上手。比是乐器中的笙箫, 有的是袅袅的余韵。比是青青的柏子, 有的是沁人心脾的留香。

^①威尼市, 今译威尼斯; 翡冷翠, 今译佛罗伦萨。——编者注。

在这里，不比别的地处，人与地是相对无愧的，是交相辉映的，寒山寺的钟声与吴依的软语一般的令人神往，虎丘的衰草与玄妙观的香烟同样的勾人留恋。

但是苏州——说也惭愧，我这还是第二次到，初次来时只匆匆地过了一宵，带走的只有采芝斋的几罐糖果和一些模糊的印象。就这次来也不得容易，要不是陈淑先生相请的殷勤。——聪明的陈淑先生，她知道一个诗人的软弱，她来信只淡淡地说你再不来时天平山经霜的枫叶都要凋谢了——要不是她的相请的殷勤，我说，我真不知道几时才得偷闲到此地来，虽则我这半年来因为往返沪宁间每星期得经过两次，每星期都得感到可望而不可即的惆怅。为再到苏州来我得感谢她。但陈先生的来信却不单单提到天平山的霜枫，她的下文是我这半月来的忧愁：她要我来说话——到苏州来向女同学们说话！我如何能不忧愁？当然不是愁见诸位同学，我愁的是我现在这相儿，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台上说话！我们这坐惯冷板凳、日常说废话的所谓教授们最厌烦的，不瞒诸位说，就是我们自己这无可奈何的职务——说话（我再不敢说讲演，那样粗蠢的字样在苏州地方是说不出口的）。

就说谈话吧，再让一步，说随便谈话吧，我不能想象更使人窘的事情！要你说话，可不指定要你说什么，“随便说些什么都行”，那天陈先生在电话里说。你拿艳丽的朝阳给一支芙蓉或是一只百灵，它就对你说一番极美丽动听的话；即使它说过了，你冒失地恭维你说你这“讲演”真不错，它也不会生气，也不会惭